



佛门人的品格

刚晓著

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出家人是人——普通意义上的人——证圣的出家人不能说不

对是有的。但微乎其微。

然而，世中的大多数教人，中想的，梦中想的，证圣的出家人可以做为一种如大山般

请有少信徒，一瞥见赫然，无不虔诚礼拜。一遇见对自

少年沙，无不给予极度的呵护期望，甚至超出了在家信徒与出家师父之间应有

很可能由此种下祸因）……这些信徒，严格来说，是迷信者——中性的迷信——佛

陀对九法界一切众生所施的圆满至善的教育，可以说是被他们善意地误解了。这

佛教的悲哀！



267
084

I267
G 084

佛门人的

品格

刚一晓 著

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出家人是人——普通意义上的人——证圣的出家人不能说绝对是有的一，但微乎其微。

然而，世中的大多数人，也同公中想的，梦中想的，看太多太多的，如人意，证圣的出家

请，有多少信徒，准信，一望见赫然，无不虔诚礼拜，刚一晓

无不给予极度的呵护期望，甚至提肘，信众与出家师父之间应有

此种下祸因）……这些信徒，严格来——中性的性的迷信——使

法界一切众生所施的圆满至善的教育他们善意地愿地误善意地误解了。这

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佛门人的品格 / 刚晓 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7. 9
ISBN978-7-5034-1728-5

I . 佛… II . 刚… III .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2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0669 号

责任编辑: 李春华 封面设计: 章一涵

书 名: 佛门人的品格
著 者: 刚 晓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 北京燕山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 / 32
印 张: 5
字 数: 120 千字
印 数: 1—1000
版 次: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978-7-5034-1728-5
定 价: 全套 158.00 (本册 15.8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出家人，也是人！	(1)
高处不胜寒	(3)
榜样·偶像	(5)
“和尚”这个称呼	(7)
该咋说呀出家人	(9)
坐禅，然而无开悟！	(11)
又是一年	(13)
天天天蓝	(15)
朝阳为谁而升	(17)
寻回佛教精神	(19)
中国佛教两千年	(21)
佛教究竟有什么用	(23)
明白焉？糊涂焉！	(25)
可叹百年望春花	(27)
后周世宗废佛诏	(29)
职业·信仰	(32)
完全正确，毫无用处	(34)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36)
佛面·僧面	(38)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40)
哪本书上有这样的规定	(42)
佛教为何传入中国	(44)

目 录

圣人不死，大道不至·····	(49)
恩师绍梵上人塔铭·····	(51)
佛门人的品格·····	(53)
人何寥落鬼何多·····	(55)
佛性·人性·····	(60)
禅，要被禅书害死了·····	(63)
念叨师父·····	(65)
戒律是重要的·····	(67)
郑重的闹剧·····	(69)
满眼尽是陌生人·····	(72)
那一刻，我有些手足无措·····	(74)
灵山记·····	(80)
拜九华·····	(82)
爬山寻禅无故事·····	(86)
甘露寺闲话·····	(90)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二日·····	(94)
灵山会上佛菩萨·····	(98)
学风是我们学院的命脉·····	(113)
把宗教批评请到台面上来·····	(119)
仁德法师要枪毙我·····	(124)
足 迹·····	(133)
舒心的日子·····	(137)
佛教教育好困惑·····	(141)
《肉身和尚集》后记·····	(149)
面对 SARS ·····	(152)

附 录:

说说那位比丘·····	adamas (155)
守住那份真·····	青药 (157)

出家人，也是人！

出家人，也是人！

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出家人是人——普通意义上的人——证圣的出家人不能说没有(绝对是有的)，但微乎其微。

然而，世俗中的大多数人，他们心中想的，梦中盼的，无一不是证圣的出家人。因为，目下的现实中，存在着太多太多的不如人意，证圣的出家人可以做为一种如大山般的依靠。

请看，有多少信徒、准信徒，他们一望见赫然名僧，无不虔恭礼拜；一遇见对自己脾性的少年沙弥，无不给予极度的呵护期望，甚至超出了在家信徒与出家师父之间应有的界限(很可能由此种下祸因)……这些信徒，严格来说，是迷信者——中性的迷信——佛教这“佛陀对九法界一切众生所施的圆满至善的教育”可以说是被他们善意地误解了。这是整个佛教的悲哀！

出家人，也是人！

在出家人所组成的这个僧团之中，优秀者所占的比例绝对比在家圈中优秀者所占的比例大——人格意义上的优秀，尽管优秀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要不，为什么称做“出家人”——出家人就有别于在家人。

好的在家佛弟子——也可以包括非佛教人士，只要是好的——都可以看得出这优秀的一面，毕竟出家人整日耳闻目睹的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净言(这个比例相对于整体来说，是

出家人，也是人！

很了不起的)。

出家人，也是人！

故，出家人也有人道众生的共同之处——这是共业——在出家人所组成的这个僧团之中，也有许许多多不完美不如法的地方，要不，为什么只称“出家人”(严格来说，应称比丘、沙弥)——“和尚”可不是任何一个剃下了头发的人都可以拥有的称呼。

明理的在家佛弟子都明白：出家人可以超凡入圣(在家人也可)，但并不是已经超凡入圣；希望出家人超凡入圣，但并不苛求任何一个出家人目下都达到证圣的地步。

真正的在家佛弟子都懂得：有缘值遇佛教是理想的大幸——有了可以依赖寄托的港湾；碰上麻烦的出家人，则是现实的不幸，理想与现实隔着一段永难抹平的距离——距离大小随人而异——一切的幸与不幸尽皆包含。

如此而行，对信徒来说，是明智，对佛教，则是幸运。

正因为现实中有不如意，故把佛教做为可以依赖的理想港湾，这绝对错不了。但僧团中也有不完美不如法，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去苛求每个出家人都成为理想的化身，每个出家人目下都证圣位。这不但不公平，而且希望太极，则“声绝”失望。那时，梦中的理想一倒塌，我们的灵魂则要如“孤野游鬼”般飘弋。

出家人，也是人！

高处不胜寒

真正的出家人应该是孤独的。请看最早的禅定方式——趺坐、经行，在山林间冥想，在山林间徘徊，只有山林才是广大的精神养料库。现在旅游事业发展迅速，求己解脱者只能如唐大梅法常禅师：“既被世人知住处，又移茅舍入深居。”因为“为僧只合居山谷”（古德，佚名）、“城市不堪飞锡到”（唐·韬光禅师）啊。在这山林之中，潜心所向，眼不见滚滚人流，心不惑于横流物欲。因为我们都是凡夫，不可能不受外界影响，故不得不强行关闭耳目。这已经很难做到了，却更有那莫可名状、亘古渺茫的深层内心孤独，这孤独感逼得我们这些没有道行的凡夫出家人最怕闲暇，只敢忙忙碌碌，不然，那种根本的孤独感则会趁隙而入。

应该说，随着出家时间的渐长，功夫的日进，在一定的阶段之内，会愈加难言。初时，倒可以胡言乱语：“因为人各有志，道路才有了种种，世界故而才五彩缤纷……人从单纯的生存意识到情感意识，进而发展到宗教意识，这才算达到了人类意识的最高层次……我们只有放弃以前拥有的，才能既往不咎地迎接……”然而现在，却已经绝少开口，说不清是不愿，还是不能。凡也罢，圣也罢，实在是难以应付这世间的纷繁。

五代后梁的契此和尚，整日里背个布袋，疯疯癫癫，临终说偈曰：“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时时示世人，世人自不识。”契此是弥勒化身，自然一切放得下，然而，他没有在这人世找到一个可以嗣法的弟子，只能给众人结结善

缘。还有济公禅师，开悟时的偈子气势磅礴，入灭时的偈子却落寞：想找一个可以嗣承大法的弟子是多么不易。

契此、济公都是得道的圣人，只有他们，才能实实在在地真切体会到潇洒的孤独，有了这情感，才能激发悲心，进行大道。我们，谈不上！

老族长想知道哪个人最勇敢，让小伙子们去登山。第一个小伙子兴高采烈地回来了：“我看见山上鲜花灿烂，很漂亮。”他到的只是山脚。第二个小伙子满身疲惫地回来了：

“十天来我走呀走，结果只见到一些低矮的松柏。”他到的只是山腰。三个月后第三个小伙子衣衫褴褛、跌跌撞撞地回来了：“我见到的是一片迷惘，仅几只鹰在盘旋，除此无他。”只有他才是真正的到了山顶(有些地方述说这故事有稍许不同)。这故事蕴含的哲理是很明显的，无庸赘述。但高到极处，若悟不到冥冥之禅性呢？苏大学士一声慨叹，“高处不胜寒。”我们呢？

万法因缘所生，因缘以特殊的方式如影随形，印证着我们的精神情感。

得有心理准备：高处不胜寒。

榜样·偶像

一位先生问老和尚：“你们把泥巴、木块、金属……做成‘佛、菩萨’的模样，然后对着他恭敬礼拜，这难道不是偶像崇拜吗？”年轻人这话儿挺逊的！这极其外行的诘难，颇具“挑衅性”。

老和尚回答：“噢，那并不是我们崇拜的偶像，他只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答案很柔和，但实在是妙极了，因为

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在一定的阶段(或时间阶段，或位次阶段)之内，若心中长存一个“榜样”，保管可以促使你时时精进向上，完善自己的人格；但是，如果在心中为“偶像”保留一席之地，则恐怕你想要上进，它也帮不了什么。

一个小孩子，第一次随妈妈来到庙中，他围绕佛像一直转呀、看呀：“这就是佛？与我一样呀，那我也要做佛！”母亲惊赫得连叫“罪过，罪过！”后来这小孩翻看佛书：

“噢，人要经过精勤修习才做得了佛”。于是出家，各方参礼，把佛陀当做修行的榜样，“上下罗浮，往来三峡间”，最后终成一代祖师。

——这是关于石头希迁的公案。

有一个虔心向佛的老婆婆，平日的功课是诵念一句“唵嘛呢叭咪牛”。随着诵念功夫的加深，神异的事情发生了：老婆婆住的茅屋被(pi)上层层光辉。应该来说，这位老婆婆把咒语“吽”念做了“牛”，仍得灵异，凭的就是“信”，佛

教中“信”的程度不是泛泛的信，一般的信，而是执迷的信，“狂热”的信，那程度比之目下“追星族”的狂热更是望尘莫及，比“追星族”对于明星的“偶像崇拜”更甚。单有这“信”是不够的。佛，两足尊，智慧最重要。老婆婆这一生得灵异可以，但若再没有其它殊胜因缘，要成佛做祖是绝不够的，因为在她心目中，佛只是偶像。

说穿了，榜样与偶像的本身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有区别的则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在某个领域有了成就，甲看到的只是他所取得的成就，并对他大加“锦上添花”的崇拜，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如此一来，这个人在甲的心目中就成了“偶像”。心中存有偶像，必然为他而付出痴情，甚至把人生的一切作为赌注压在偶像身上，这样，失去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当然，不是绝对，像前边引述的那位老婆婆，从长远来看，至少来生不会堕落。而乙呢，他看到的，不光是这个人现有的成就，而且没有忘记去看他沧桑的过去，看他向命运挑战的勇气和毅力，并且从这个人的身上汲取到了激动人心的思想精髓，为自己增添了一份生活的信心。如此，这个人在乙的心目中则是“榜样”。老人家说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也只有榜样，才能使你迅捷地上进，所以

把对象当做榜样！

“和尚”这个称呼

应该来说，“和尚”本是个很尊贵的称呼，绝不是随便哪一个人，只要剃下了头发，披上了僧衣，能够熟练地念几卷经文，就可以拥有这个称呼——它不仅仅是一个表相，没有一定的修持功夫，不能使世人仰之弥高、产生敬仰的，绝不是一个真正的和尚。本来，和尚的要求就不仅仅只是外表的威仪具足，更是要内心达到“识心达本，解无为法”的境界。故，和尚是人天师表，他的所行，应该有一定的示范性；他的所为，应该有一定的导向性；他的所做，应该有一定的“诱惑”性……在世人心目中有一定地位的和尚，他的言行也一如他的名声，令人发自内心的佩服。因而，和尚实际上是一个大众化用语，珍惜这个称誉，就是对世间负责的表现。

然而，由于根机的不同，“和尚”这一称呼在人们的心目中被贬损了。当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悉达多将成正觉时，波旬有言：“我要让魔民们穿上佛衣”。可见，现僧相的不见得就是和尚，说不定是外道、是魔。像这样的人，一定有特别的本事，不然，他们为什么登高一呼，会有成千上万人呼应？

某沙弥，自称得道，到处给人“灌顶”，有许多人趋之若鹜，这些人过后发现并无灵异，反而对所有光头者生厌，获下大罪。

某新戒比丘，不识药理，不明医道，使尽异术，给人治病，他凭的是相信虔求佛陀，终有感应。不错，佛陀慈悲，

“和尚”这个称呼

但不知因果哪个能逃！

.....

佛教的衰微，固然有各种因素，“邪师说法，如恒河沙”，而且佛教教团现在存在着不足，一切的一切，贬损了“和尚”这一神圣称呼在世人眼目中的地位。

造成这种情况，也与社会有关。我们有着几千年的宗法制封建时代，在那个时代，佛教只是舶来品，排外情结使得我们屡屡地排斥佛教。直到现在，这种情结仍然存在。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播放《三个和尚》，经济晚报的《佛门中的“公关小姐”》等等，虽然这些事件在佛教界的干预之下，都得到了处理，但同时也说明了，目前佛教还处于关键时刻，怎样抓住机遇，是佛教界面临的课题，同时还要明白，国门已被彻底推开，各种思潮都要传入，对于佛教，以后不能再继续排斥。

还有某些人物，总在标榜“我是大乘”，要度化众生，所以要入世随俗，这些人物，若真是入世而不被尘俗所化，保持洁身自好则好。莲花出污泥而不染，这是一种境界。自己是“和尚”身份，若过多地做一些拖泥带水的事儿，这不但显不出“菩萨”精神，却让人怀疑你是个与世俗无异的痞子，这人若只是初剃发还罢了，但当我们听到一些大有名气的法师们如此时，心中真有说不尽的苦辣酸甜。

让我们尊重“和尚”的名号吧！包括社会各界以及我们自身。

该咋说呀出家人

自从搬到楼上以后，就再也享受不到那雨打芭蕉的诗情画意了，现在，我只能呆呆地站立窗前，默默地看那高大的金钱柳在恣意肆虐的编号台风中瑟瑟发抖……人的思绪真的是没个确边儿，我想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出家人是什么？

前一段时间，号称“千里独行客”的我“巡视”了一番北疆：内蒙古、甘肃、宁夏、新疆，再加上中途未曾停留的河南、陕西，一路行程，到底有几多远近，说不确切。但这一路上的经历，尴尬多于自在：在城市、在乡间、在港口、在车站……几乎到处都可以碰到一些意外场景。出家已经这么多年，我早已“修炼”得习惯于坦然处之、见怪不怪了，但过后仍旧会不由自主地扪心：这到底是怎么了？

本来，一切存在都有其合理性！这世间既然需要佛教，那么(大众意义上的)和尚就不应该显得特别。何况佛教自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到现在已经两千年了，若两千年的时间沉淀还让人感到出家人很“特别”，那我们就真得回过头来审视一番自己了。

记得儿三年我们在课室上讨论过：出家后的自己，社会地位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结果明显地偏向于下降。说实在话，比如我，未出家时只是穷学生一个，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社会地位，我们当时讨论的只是：在社会上受不受歧视。为什么我做为一个纯粹的索取消费者(学生)时可以不受歧视，而现在来回报社会却反而受到大众的歧视呢？这道理怎么也想不通。

有一段时间，我头脑中常出现一个幻觉：我是如阮籍、嵇康之类的大贤，故而这个污浊的社会容不得我，我们超脱了这个肮脏的世界，实现了生命的自由，值得自豪。这么一想，心中也就释然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听多了“众生颠倒、愚痴”，给出家人定位的问题又渐渐泛起。这关系到出家人的人格建设！

最近几期《甘露》，我们都在尽力地剔除出家人头上的圆光，那只是骗众生的瑞相，是第六根手指！外人认为出家人特别(贬)、神圣(褒)，这是误会，出家人自称大贤则是傲气而非傲骨。出家人也是人，有着各自的业力，与一般人较起来，有着各自的短长。中国的传统强调真善美的一致，佛法是圆满的，就要求出家人尽可能地人格完美。我们要还原出本来面目，但决不能媚俗、琐屑、卑靡、无聊。

故，从时下的佛教现状来看，有必要分清出家人与伪出家人。真正的出家人正视自己、也正视他人；钟爱自己、也钟爱人类；欣赏自己、也欣赏世界；拥抱自己、也拥抱时代。而伪出家人呢？往往以最出世的宣言以求得最入世的获取，以最反权威的姿态来掩饰最强烈的权威欲望……

理想的出家人应该是人类精神的导师，这个定位被出家人自己背离了，本来众生内心中那一阵阵的不安全感在燥动，他们在寻求一个依怙，难道真的“师父不作怪，居士不来拜”？这是正信的佛教吗？

坐禅，然而无开悟！

端然瞑目趺坐，什么“放假后同学还约我到东北去”，什么“下一期《甘露》杂志上到底用不用万稼祥那篇文章”……这一切的一切，统统地去见了鬼，只是守心摄意。虽然我参不起“念佛是谁”，但内心无喜无忧，无惊无扰。这时的大殿——临时禅堂——简直如一个密闭室，隔绝了浑浊染杂，保静守纯。

在这种状态下，内心的境地，实在是妙不可言，真如那沸水中的“毛峰”，缓缓地升腾、舒展；如《社戏》中的小迅哥儿听得伊答应让去看戏——身体有说不出的大……

一会儿，又一会儿，我的双目如闭似张、表面上静若止水，其实内心中再也难得闲下一刻。忽尔如有细流涓涓，时而竟如有瀑布飞泻，一下如飓风般摧枯拉朽，一刻似艳阳丽日样祥和……过去、未来、天上、人间互相交汇、撞击……

终乃凡夫，久之，连我自己也感觉到了：心头的滋味已在脸上表现出来了。压心静如水已难得到预期效果：思之不解处，眉头紧锁；想到喜处，忍俊难禁；忆至悲处，直要落泪……

出家前我受了十多年的唯物主义教育：物质第一，没有物质就没有了一切。这样物质岂不成了主宰者，有主宰不是有神论吗？佛教这“物质与精神同等重要，不可或偏”的中道思想不是比它更高级吗？

我在干什么呀？拉回来，拉回来！

“念佛是谁呢？”是我呀。可从前我怎么不知道念佛，

只知贪玩呢？那贪玩的又是谁呢？还是我呀。念佛的我是不是贪玩的我？这可以看见的，毫无疑问还是。然父母生我之前我在哪儿？我在六道中轮回呀。那么在畜牲道中的应是畜牲，怎么会是我这个人呢？……乱、乱、乱。内心虽乱，但永远围着“谁”这条线索。

这是什么东西，怎么在作怪？

倏然一惊，原来是双腿盘的时间长了，生出麻木之感。揉一揉。

“叮！”正好，一声引磬，开静了。

没有开悟。